

# 静静的月影湖

丁小莉



1.7

工人出版社

I247.7  
1138  
3

B157/04



静静的月影湖

B

217421

**静静的月影湖**

丁小莉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兴盛全总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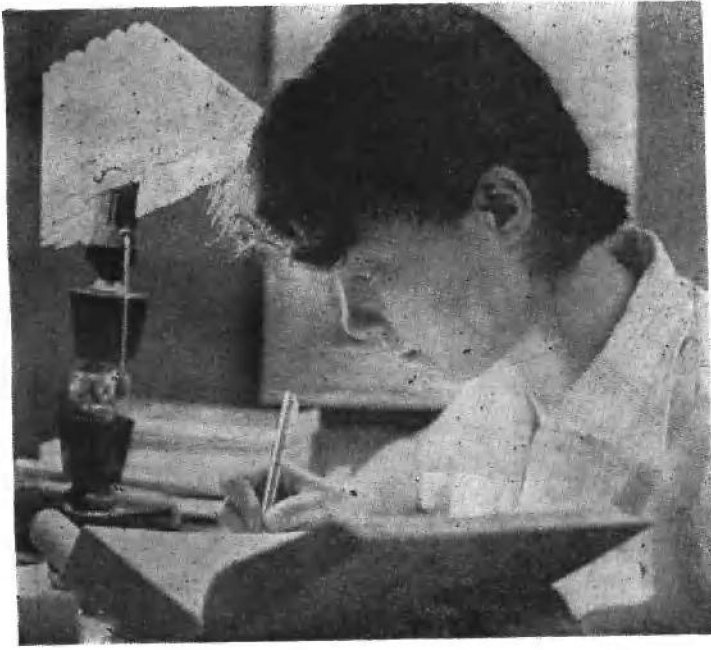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168,588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版

印数：00001--20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07·127 定价：1.30元

---



作者近影

# 生机蓬勃的文学新苗

秦 牧

文学界的朋友聚集在一起闲谈，常常提到：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，三十年代期间，好些出色的作家，往往是在二十二、三岁就崭然露其头角，写出很有份量的作品。弦外之音，颇有认为现在二十来岁就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太少太少的意味。这种议论，多少反映了客观的实际。

中外文学史上，现代文学史上，的确有好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就写出精采的作品，这并不奇怪，这个年龄的人，有些既可以成为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学者、教授、怎么不可以成为作家呢？这个年龄，对于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来说，实际已踏入逐渐成熟以至完全成熟的阶段了。

但是，解放后，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，青年人一般成长得比较缓慢，又确是事实。这和生活相对安定，论资排辈之风甚盛，可能有一定的关系。这种状况，近年来有了改变。十年浩劫使一些缺乏思想品德和意志，与世浮沉的青年人垮掉了，但也迫使大批青年成为思考的一代，奋起直追的一代。论资排辈的气习受到了批判（虽然这种气习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）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号召青年人尽快成长起来，担当重任，奋发有为。在时代新浪潮的冲击下，社会各方面出现的青年闯将，比从前众多起来了。文学领域也没有例外。

许多省区，这些年都涌现了不少文学新人，初露锋芒，就颇令人瞩目，他们象一株株生机蓬勃，拔节长高的新苗似的，

长势喜人。在广东，照我看来，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有十来个，丁小莉是其中之一。

几年前，我负责过文学杂志《作品》的编务，在二审通过，送到我案头的来稿中，我注意到了丁小莉的小说，它们大都题材新颖，表现手法灵活，蕴藏着一个令人思索的主题。她的作品我全部赞同发表。后来，我不再负责那项工作了。在作协文学新人和各个报刊的佳作评奖工作中，我又不断读到她的作品。这些年来，她已经多次获奖。数年之间，她大概为省报刊写了几十个短篇，博得不少读者的好评，现在，她选辑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静静的月影湖》，交给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，在她所送去的十六、七万字，二十多篇作品中，出版社全部都接受了，连一篇也没有剔除。这是颇不简单的。看来，“众人的眼睛是秤”，这句话在若干程度上的确道出了真理。

丁小莉今年二十六岁。十七岁在地区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，年龄轻轻的，已经有十年的创作历史了。她是黑龙江哈尔滨籍人，在广东出生和成长。她当过汽车修理工、售货员、资料员、物价员、教师、记者，现在是报社的文学编辑。我觉得：相当丰富的经历，一定的文学水平，辛勤学习中外名著，敏感善良，敢于进取……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形成了她的文学素质。

这位纤小的女青年，有颇为果敢的精神。几年来，她认识一位青年男朋友，两人有些友谊往来，在引起了一些人的风言冷语，闲话讥评的时候（这是常识了：有些人总是喜欢干涉别人正当的社交，围绕着这类事情兴风作浪），她勇敢地宣称：“那关这些人什么事？我们现在只是友谊关系。但我要告诉这些人，如果他向我求婚，我会答应他。”这对于某些有封建残余思想的人来说，可以说是令人猛然一震的语言了。它反

而使纷纭的谣诼平息下去。后来，她也终于和这位青年朋友结合了。从这么一件事，是颇可以想见这位女青年的果敢性格的。我觉得，一个人是否善良而不软弱，谦虚而有主见，和他能否不骄不馁，前进不已，关系可大啦！如果说旧社会的影响，在新时代里，已经完全绝迹了，那么，到处阳光灿烂，燕舞莺歌，四海升平，岂不猗欤盛哉！否则，某些恶劣现象，某些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的事情，某些“同辈男女嫉妒心”的花样，总还是存在的吧！有了这点勇敢精神，就可以在碰到横逆和折腾的时候，不徘徊却顾，不叹息消沉，而是能够本着向人民负责的精神，奋勇前进，继续从事艰苦的攀登了。

丁小莉的作品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它们大抵短小精悍，活泼细腻，她没有写拉得很长很长的小说，各个短篇，大抵在六七千字之间。善于选择和剪取题材，是她的一个优点。这正是一个作者文学素质的重要表现。什么事情能够拨动作者的心弦呢？心弦被拨后振动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一切虽然都发生于下笔之前，然而却已经决定了一个未来作品的雏型。讴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和对弱小者的同情心，鞭挞自私、贪婪、卑劣、残忍，是丁小莉作品常有的主题，应该说，这些作品，潺潺小流，都汇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巨河之间。她大抵在抓一个素材之后，以几个横断面构成了一个故事，倾注热情，运用细腻的文笔来刻划它。她的作品题材范围相当广阔，而一般又颇能够写得生动自如，这和她有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好的文化素养，是很有关系的。

在某些作品中，她对于丑恶事物的嘲讽，强烈的程度也令人体会到她的心弦振动的频率。

以几个作品做例子吧！《静静的月影湖》，写的是一个时髦青年爱上了一个在老人院工作的少女，正当青年为这位少女

从事这一繁琐的工作惋惜，准备“施展本领”为她另找一个岗位的时候，少女却毅然来和他决绝了。原来她发觉这青年曾经为了自己的“前程”，把生身母亲弃于老人院中，掉臂不顾而去。《不见了那座尼庵》，写一个妇女为了失恋，遁入空门，做了尼姑，她的善良心地驱使她为援助一个受母亲虐待的小孩，不辞奔走之劳，甚至备尝冷嘲热讽，谁知这个小孩长大了当上“红卫兵”，进寺庙捣烂佛堂的时候，竟把这尼姑毆打得重伤倒地。以后她就终于在艰难竭蹶中死去了。《走向那一个世界》，写一个正直的青年为了反对十年动乱中的邪恶势力，被“四人帮”余孽处以死刑；临刑之际，他胸怀坦荡，但是唯独他在处理婚姻问题上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使他心灵负疚，自私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，前来和诀别的竟是他曾经背弃的那个女子。她豪爽地表示愿意为这个青年照料老人和孩子。《侏儒》，写一个长得十分矮小的畸形人，到处遭受人们的讥讽和嘲弄，而他的心地和能力却不知道比那些讥笑他的人要高尚多少倍。他平时助人为乐，临死遗嘱献给国家的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产。还有写采购人员你争我夺的《各有千秋》，写为麻疯病人辛勤献身者崇高形象的《白茅岛上的含笑花》等等，也都很有特色。题材新颖，每有神采之笔，讴歌了许多崇高的女性形象，也是丁小莉作品的特色。

某些篇章中，当作者直抒胸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到她的语言个性、真挚热情。例如在《不见了那座尼庵》中的最后一段，她这样写道：“宝师父，你不应该仅因生活中的一次失意便万念俱灰，遁入空门，关闭了生命的光和热，在黄卷青灯中埋葬了青春的美。要知道，世上并不会只有一季春天，一回希望，一次爱情；正如同宇宙间并不是只有一个太阳，一条轨道，一片云彩……”这些语言出自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女作者



之笔，也很使我感到新鲜。

自然，年龄和阅历毕竟仍然给了丁小莉一定的限制。这表现在：作品的水平还不是十分均匀（尽管它们都达到发表水平）。拿《静静的月影湖》、《各有千秋》等篇和《葡萄》、《云雾缭绕的小岗》一比较，后一类作品的逊色之处就很显然了。对于人物动静语言神态的刻画，在节骨眼上必需浓墨重彩渲染之处，也每有笔力不足之处。这就影响了作品进一步震撼人心的强度。我想：作者在逐渐成熟的历程中，必定会一步步克服这些弱点的吧！

几年前，当我和丁小莉还没有当面谈过话的时候，我曾经在背后和文学编辑们议论道：“丁小莉是华南很有希望的文学新人，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不小的作家。”这话不知怎样给人写了出来传播出去之后，听说外省有些编辑来到广州，竟向丁小莉询问，她是不是我的亲戚，是不是我的学生。这样的事情着实令人感到幽默，一定得有什么缪辐关系，才可以赞扬么？对一个很有希望的新人，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，热情关注地寄予期望，有何不可呢？

我怀着浓厚的兴趣，象看一株嘉树开枝发叶一样，拭目等着看这位青年女作者明天的成就。

一九八四、五、广州

# 目 录

静静的月影湖 .....	( 1 )
不见了那座尼庵 .....	( 11 )
窗外雨淅淅 .....	( 23 )
孩子，妈妈爱你 .....	( 32 )
第九交响曲 .....	( 42 )
侏儒 .....	( 55 )
蕙兰 .....	( 63 )
江那边来的老人 .....	( 69 )
这里是桃花源 .....	( 77 )
那一束紫罗兰 .....	( 85 )
走向那一个世界 .....	( 91 )
这个世界是那么大 .....	( 98 )
白茅岛上开着含笑花 .....	( 107 )
海边，有一丛白浪花 .....	( 114 )
各有千秋 .....	( 125 )
蛮师傅 .....	( 133 )
中原少年 .....	( 149 )

---

小筒 .....	( 156 )
苦洼子的梦 .....	( 165 )
江秋 .....	( 175 )
后代 .....	( 185 )
十九岁，美丽的年华 .....	( 196 )
月，悄悄西移 .....	( 208 )

## 静静的月影湖

姑娘的心真叫人难以捉摸，让我在失恋中苦苦徘徊了四个月的阿环，突然约我今晚八点在老地方相会。这教我在狂喜中又充满猜疑，就象她的猝然离去使我既痛苦又迷惘一样。

晚饭后，我早早来到月影湖畔。夏日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，把明镜般的湖水染得通红。堤岸上，绿柳轻轻摆动着细长的枝条，茉莉花的馨香在空气中缓缓地流荡。一年前，我就在这儿认识了她。

那是早晨，朝霞刚刚升起的时候，我独自跑到湖边，打算构思一首关于爱情的诗篇。盛夏季节，酷暑使争奇斗艳的鲜花萎靡不振，长长的柳林，也没精打采地蔫搭着脑袋。湖边唯一的半截石椅上，坐着一位闭目养神的干瘦老人，天哪，这哪有半点儿诗的意境？正当我懊恼心烦的时候，灌丛深处忽然传来一阵轻柔甜润的歌声：

好一朵茉莉花呀，

好一朵茉莉花，

满园的花开比也比不过它……

我的脚步惊动了枝头的柳莺，歌声停住了。这时，我才发现硕大的葵叶后面隐现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姑娘，洁白的上衣，翠绿的短裙，柔软的长辫高高地盘在头顶上，右侧还插着一枝并蒂茉莉花。这会儿，姑娘也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我。她约摸二十四、五岁，白皙的鹅蛋脸，一双乌黑的眸子，看什么都带

着惊讶的神色。也许是见我痴呆的模样，她那樱桃般的小嘴抿，脸上立刻现出一个深深的笑靥——多么迷人！可惜我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映，姑娘却把脸转过去，仍旧轻巧地采撷着绿丛中星星点点的茉莉花。

好一朵茉莉花呀，

好一朵茉莉花，

……

“真美！”我情不自禁的赞叹起来。那倩影和歌声，拨动了我的心弦，灵感之门哗然大开，我神速地捕捉着这稍纵即逝的诗情画韵，一口气写下七页。抬起头时，那姑娘已出现在石椅那边。只见她一手挽着花篮，一手扶着那位养神的老太太，慢慢地向公园大门走去。霞光给姑娘的身影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，在老人龙锺老态的陪衬下，愈显得袅袅娜娜，神采丰姿。

她消失了。我怔怔地望着大门那边，回想着刚才一刹间的情景。那窈窕的身姿，俊俏的脸蛋，甜润的歌声，纯真的笑容……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她，可是怎么也记不起来。我想，我是爱上了她。

无论我乐意不乐意承认，我已经年庚三十四了。曾经历过若干次恋爱，都仅仅是抽了枝叶，开不出花朵，更甭提结果。七五年秋，我差点儿要与一位纺织女工举行婚礼了，可就在这一年里，省城报刊上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作，突然使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价，未婚妻在我心目中也变了形：她腰肢粗拙，模样不雅，嗓门太高……总之，她配不上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。于是，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她。

后来，我的大作再没能得到发表，也没有想象中的姑娘前来问津。前几天，听说那位纺织女工与一名解放军干部成亲了。就在我暗地里懊悔不迭的时候，伟大的邱比特把这花一般

的姑娘送到我的面前。啊，她是多么地年轻美丽，多么地令人迷恋。

从此，我每天早晨跑到公园里去，也果然如愿以偿地碰到她。（自然也见到那位大刹风景的老太婆。）有一回，我壮着胆子走过去，一边帮她采撷茉莉花，一边恭敬地搭讪道：“请问，贵姓……”

“人家叫我阿环。”她说。那声音轻柔甜蜜，象唱歌一样好听。

“阿环！多美的名字。”我喜不自禁，“民间传说中，有一个仙女叫阿环……”

看到她感兴趣，我热烈地讲述那优美的传说，并且引伸、生发出连绵不断的故事。是的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我很自信我这渊博的学识，足以使这未经世面的少女五体投地。

我是一个机灵的人，当我刚刚从她那纯洁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丁点厌烦情绪，就急忙的转了话题，指着石椅上的老人发问：“那位慈祥可敬的老人是你的母亲吗？”

她淡淡一笑，摇了摇头，向篮里投下几朵含苞欲放的茉莉，声音很轻：“我没有妈妈。”

“啊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病死了，是政府把我养大的。”

“真想不到。”我叹息着，无限同情地望着她，并且告诉她，我也是从小失去了父母，后来，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收养了我，我中学还未毕业，他俩也先后逝世了……听着我悲伤的叙述，姑娘惊讶地抬起脸，眼里含着晶莹的泪光，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，顿时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转眼又是半个月，每天清晨，看到我从湖那边翩翩而来，她的眼睛就放出一种奇异的色彩。而我，每回目送她挽扶着老

人消失在公园大门，心头就象失去了一件什么，感到无限空虚和惆怅。有一个早晨，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，向她顿挫抑扬地朗诵了第一次见面时我为她写的诗篇：

你翩翩的风度如那天边的惊鸿，

你灵巧的身肢如那海底的游龙。

美丽纯真，象怒放的茉莉，

生机勃勃，象高山的青松。

不，你是一朵轻云飘然出轴，

你是一株翠柳荡拂春风。

……

我按捺住颤抖的心，将这首长诗一气念完，然后，充满期待地望着她。她呢，认真地瞅着我，笑靥儿浅浅一露，悄声笑了。“我好象见过你似的。”她忽然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太巧了！”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，“我第一眼看见你，也有似曾相识之感。正是‘眼前分明天外客，心底却似旧时友’。我们若非前生有缘，便是心灵相通……”

“你真会说话。”她半侧着的鹅蛋脸泛起两朵红云，灵巧的小手不停地采摘着花朵。我恨不得立刻向她剖白心迹，但我克制了自己。这么迫不及待，女孩子多会反感的。

这天分手时，阿环破例折了些茉莉枝条，告诉我，明天早晨她不来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的心骤然掉进了冰窟窿，敏感地生出种种不祥的猜测。然而她却微笑着说：“快入秋了，怕老人家受凉。”说着朝石椅那边望了望。

“她是你什么人？”我不禁问。

“敬老院的老人，我的服务对象。”

我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市敬老院我去过，那是一所地主庄园

改建的，环境幽雅，设备齐全，里边住着几十个鳏寡孤独的老人。原来，她就是伺候这些老头老太太的。三百六十行，她怎么偏偏投在那儿工作？真见鬼！我顾不得多想，沮丧地问：“那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明晚，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道，“我在这儿等你……”

……

我们相爱了。爱情在我心中燃起，比哪一次都烧得炽烈。每当我伴着心爱的姑娘穿过闹市，步入影剧场时，碰过多少羡慕和妒嫉的眼光。只要看到我在屋里整装待发，来访的朋友准会猜到我的去向：“哈罗，曹子建又要去会洛神喽！”这时，我心里甭提有多么舒畅，多么惬意。有一回，一位朋友对我说：“不久前，有一位干部子弟狂热地追求过你这洛神，她和他好过一阵子，不知何故又把人甩了。”言下之意是叫我当心！我并不介意，因为无论是职业、地位、风度、才华，我相信我都能使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慑服。至于那位可怜的公子，大概是命该如此……呵，人生多么美好，爱情之神多么慷慨！

我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。她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我……

冬残了，春去了，月影湖畔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茉莉花，那美丽的姑娘却不复出现了。失恋的滋味实在叫人不堪忍受。四个月来，尽管我在朋友们面前竭力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是，顾影自怜，镜中人毕竟是消瘦而憔悴多了。我整夜整夜地失眠，苦苦回忆我和她相处中的每一举止言谈，检点自己可能在哪儿冒犯了她的尊颜。记得最后一次相会，是在我的客厅里用晚餐，我们品评着少见的美酒佳肴，最终的话题，还是扯到



她的本行：

“阿环，你成天和一群七老八十的人呆在一起，不厌烦吗？”

她温和地望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笑了笑。

“我认识几个实权人物，我可以叫他们给你调动工作。”  
我满有把握地说。

她愣住了。惊讶地抬起脸来：“怎么，你也不喜欢我在那儿工作？”

“不不，”我忙不迭地解释，“你在哪儿我都喜欢，我是说，你应该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岗位，发挥你的特长。”

她默默地低头品酒，白晰的脸蛋变得通红。沉寂良久，才听她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是一群可怜的老人，泡了大半辈苦水，解放了，才得到政府的照顾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算是享了晚年福。可是，他们常常想念失去的亲人，有时心里还是孤苦寂寞的……”

“你一个人能解脱他们的孤苦吗？”

“他们喜欢我，我会给他们唱歌，讲故事。夏天，院里的花谢了，我给他们采来鲜花；冬天，屋里冷了，我给他们做小手炉……他们也象亲父母一样对我，我间或有点头热脑胀，全部老人会守着我不肯离去。真的，我离不开他们，他们也离不开我。”

我想，她是不是以为我没法为她调动，才打肿脸皮充胖子，或是出于姑娘的任性和好强？我心里费劲地猜测着。阿环却扬起脸，忽闪着乌亮的眸子望着我：“人应该是善良的，有本书说，给人于温暖和安慰，自己也得到温暖和安慰。你说对吧？”

“你太天真了。”我的头开始发晕，酒力助我高谈阔论的